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Hippolyte Taine

现代法国的起源：
大革命之革命政府

IV

[法] 伊波利特·泰纳 著
陈思宇 谢璇 尹伟 等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代法国的起源： 大革命之革命政府

〔法〕伊波利特·泰纳 著

陈思宇 谢璇 尹伟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革命政府 / (法) 泰纳著；
尹伟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12

(史家名著书系)

ISBN 978-7-5534-6155-7

I. ①现… II. ①泰… ②尹… III. ①法国大革命—
研究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253号

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革命政府

著 者 [法]伊波利特·泰纳
译 者 李思宇 谢璇 尹伟等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齐琳
装帧设计 未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7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 箱 ji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155-7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据克来孟德·亚力山大里亚(Clément d'Alexandrie)所言,埃及神庙的内殿里挂着一帷金色薄纱;当您走向神殿深处去寻找雕像的时候,一位神情严肃的神父会向您走来,用埃及语低声哼唱着国歌,他掀起薄纱的一角,似乎在向您指明神灵。您看到了什么?一条鳄鱼?一条当地的蛇?抑或某种危险的动物?埃及人的神灵出现了:一头躺在红色地毯上的野兽。”

见证对鳄鱼的崇敬,无须亲自去埃及,也无须追溯到如此久远的时代:上个世纪,我们在法国已经见过了。然而可惜的是,对于追溯往事来说,一个世纪似乎有些漫长。今天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只看到了身后在微风中变得更加美丽的形态,每个参观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尽情诠释的蜿蜒起伏的轮廓,这里没有任何清晰而鲜活的人类的面孔,只有流动的曲线在美轮美奂的建筑周围形成的模糊的圆点。

我想近距离地看一下这些模糊的圆点,我想象自己置身于18世纪后半叶,我一生中的12年是在这段时期度过的。像克来孟德·亚力山大里亚那样,我看得更清楚,我先是看到了庙宇,然后看到了神灵。用双眼去看,这远远不够,必须要理解奠定一种信仰的神学。有一种神学,像其他1789年被称为教理的意识一样,看似合理地解释

了信仰的问题。它们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显露出来的。在这之前，只有卢梭提到过：人民至上、人权和社会契约，我们早已熟知。而一旦被接受，它们就产生了实际的效果。3年后，他们把鳄鱼带入了神殿，安放在金色帷幕之后的紫红色地毯上。由于它强大的咀嚼和消化功能，鳄鱼事先被指定为神物。正是因为鳄鱼作恶、吃人，它才成了神灵，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人们不再蒙昧于对鳄鱼的神化以及世俗的浮华时，人们就像对待普通动物那样看待鳄鱼，当鳄鱼不具攻击性，而去抓东西、咀嚼、吞咽、消化的时候，人们追着它看它变换各种动作。

我曾详细研究过鳄鱼器官的构造和功能，并记下了它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性，观察了它的天性、能力和胃口。我观察了很多鳄鱼，接触过的有几千只，解剖过的也有几百只，涉及的种类数不胜数，我还保存了珍贵的标本及具有代表性的品种。但是因为场地有限，而我的收藏又林林总总，我不得不放弃很大一部分。在此您可以看到我带回来的收藏成果，尤其是20多头体型各异的鳄鱼，这是我费力让它们活着的时候保存下来的，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无论怎样，它们都被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尤其是最大的那3只，我觉得它们确实是了不起的动物，所以它们才能最好地诠释神性。

从保存完好的古代烹饪书里，我们可以得知对鳄鱼的崇拜所需要的费用，可以大致估算出被赋予神性的鳄鱼10年中所摄入的食物，它们的日常食谱以及它们喜欢的食物。显然，我们的神灵喜欢吃块头比较大的动物，但由于鳄鱼天生能吃，它也决不放过个头瘦小的猎物，而且吃得更多。由于它的本性和不可避免的环境因素，一年之中有一两次，它也会吞食同类，否则它会被它们吞食。这就是启迪、警示我们的神灵，至少历史学家、纯粹的学者是这样认为的。如果它们还有虔诚的信徒，我也不会考虑让他们改变信仰。在信仰方面，永远也不要和虔诚的信徒讨论。所以，同前几卷一样，本卷也是写给那些精神上的动物学爱好者的，同时也是给思想上的博物学家、真理的探

寻者的，而不是针对大众的，因为他们对于大革命已经有了既定的立场和观点。在1825至1830年间，这种观点就已然形成，那时，大革命的见证者已经隐退或去世：他们死了，我们就可以说服民众，鳄鱼具有仁爱之心，有些还有神性，它们只会吃掉身负罪名的人，如果它们吃得太多，那也是本性使然，或者对众生心怀自我牺牲的精神。

1884年7月于芒东-圣贝尔纳
(Menthon-Saint-Bernard)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大革命政府的创立	001
第二章 雅各宾派计划	047
第三章	083
第四章 领导者	112
第五章 当权者	154
第六章 领导者（序）	202
第七章 被压迫者	259
第八章 民生	313
第九章 革命政府的终结	370

第一章 大革命政府的创立

I. 前任政府的软弱无力—有活力的新政府—雅各宾派的政策和专制的天性。II. 雅各宾派言行不一—如何掩盖其政策的大转变—1793年6月的宪法—对自由的承诺。III. 预选大会—缺席比例—投票者一致同意—接受宪法的原因—对投票施加的压力—代表们的选择。IV. 到达巴黎—对他们采取的预防措施—限制与诱惑。V. 他们立誓支持雅各宾派—他们在8月10日庆典中的角色—他们的狂热情绪。VI. 山岳派的行动—8月11日雅各宾俱乐部之夜—8月12日在国民公会的会议—代表们发起恐怖时代—雅各宾派独裁被认可。VII. 行动的效果—各省暴动的范围和宣言—根本弱点—大批人民群众心存疑虑，不积极参与—少数吉伦特派—支持者的温和行为—逃亡代表和起义者们的顾虑—他们没有成立中央政府—他们让国民公会掌管军事权力—做出让步导致的必然结果—各省—收回前言—取消受到损害的权力机构—政府管理体制的效果—温和派的软弱和幻想—雅各宾派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VIII. 地方最后的反抗—起义城市的传统政治观念—它们只提出一个条件来接受归顺—国家同意的原因—宗派拒绝的原因。IX. 暴乱城市的溃败—波尔多—马赛—里昂—土伦。X. 吉伦特派的溃败—右派代表被流放—73名被监禁—21人被执行死刑—其他接受酷刑、自杀或逃跑。XI. 革命政府的创立—革命政府的起因、目的、手段、工具和机构—公安委员会—国民公会和内阁的附属关系—社会安全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的职责—中央集权化—派遣议员、国家官员、革命委员会—关于叛国罪的法律—旧制度机构的复辟与恶化。

I

时至今日，合法政府的软弱无力已无药可救。四年来，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府，都无一例外地被彻底推翻。四年来，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府，都不敢动用武力。因为被纳入有教养的文明阶层，国家的统治者们将那个时代的偏见与敏感也带入了权力之中：受当时盛行的信条的影响，他们顺从于民众的意愿，过于相信天赋人权，几乎不考虑行政长官的权力。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害怕流血，不愿意镇压，任凭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就这样，从1789年5月1日到1793年6月2日，数千次暴乱未受到任何惩罚，由此，暴民制定法律，治理国家，然而他们的宪法、理论与恐怖行为产生的怪胎，仅仅是把无意识的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合法的无政府而已。因为抱有偏见，并且对权力心存疑虑，他们逐渐削弱了各级指挥机关，让国王变成了傀儡，甚至废除了中央权力：从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到底层，上层几乎失去了对底层的控制，大臣失去了对省里的控制，省长失去了对县的控制，县长失去了对市镇的控制，所有的部门都是如此。长官由下属就地选出，并依赖他们的下属。至此，每一个被赋予了权力的职位都成了绝缘体，或被摧毁，或成为猎物。

然而，更甚的是《人权宣言》声明“选民的权力高于神职人员”^①，并鼓动暴徒发动暴乱。于是宗派形成了：在叫喊声中，在威逼恐吓下，在长矛的淫威下，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外省，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在议会里，大部分人缄口不言，少部分投票表态、颁布法令、开始当政，立法议会被清洗，国王被废黜，国民公会被解散。中央政府的部队，无论是保皇党、立宪派，还是吉伦特派，没有一个懂得抵抗，不懂如何成立政府、如何拔剑出鞘进行反击：在第一场进攻中，有时候甚至是在第一声命令中，就拱手投降，现在中央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一

^① 马拉·布尔雅著，《马拉之语》，I，420页。

样，被雅各宾派占领了。

这一次的占领者与众不同。他们大部分本性温和、彬彬有礼、文明开化。大革命挑选了一批头脑狂热、性情粗鲁、心狠手辣、做事不计后果的偏执分子，并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新的派别：疯狂而丧失理智的宗派分子、由于职业关系而冷酷无情的刽子手、觊觎权力而且野心勃勃的人。对于生命，对于人性，他们没有任何的顾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在实践中把理论贯彻到底，把人民的绝对权力据为己有。

雅各宾派认为公共事务非己莫属。他们认为，公共事务也包括所有的个人事务，无论是肉体还是财富，无论是灵魂还是信仰，一切都属于他们。仅此一点就可以认定他们是雅各宾派，他们成了合法的沙皇和教皇，漠视法国人的现实意愿。雅各宾派的统治不是来自选举：他的统治权来自天意，是真理、理性、道德赋予他们的。雅各宾派是唯一有远见卓识的爱国者，是唯一可以统治国家的派别，他们不可一世，高傲地认为一切反抗都是罪恶。大部分人之所以抗议，是因为他们是腐化堕落的白痴，仅凭这点就应该镇压他们，之后他们也确实被镇压了。所以从一开始，除了针对个人、官员、议会、法律、国家的各种暴动、僭越权力、谋杀、恐怖行为，雅各宾派就再也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受本能的驱使，他们走向了极端，他们既是个体也是整体，并且一直是一个整体，既然权力已经属于他们，更因为一旦实力被削弱，他们就会感到大势已去，所以为了不上断头台，他们没有其他的更安全的选择，只能实行独裁专政。这样一个政党是不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猎物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一样。但与前任不同的是，他们不遗余力地让民众俯首听命，他们当机立断地重新恢复中央权力和行政机构，重建古老的国家强制机器，实行更加严厉、更加专制的统治，与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相比，他们对私法和公众自由更是不屑一顾。

II

雅各宾派只有将最新的言论付诸行动才不至于食言，但乍一看，使言行统一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们许下的诺言就早已把蓄积已久的行动带入了死胡同。前一天他们还在夸大被统治者的权利，以致要取消统治者的权力，但是第二天，他们又强调统治者的权力，甚至要取消被统治者的权利。按他们的说法，政府只是仆人，但给予政府的却是苏丹的特权。刚刚他们还把政府行使哪怕一点点权力都视为犯罪，现在又把任何抵抗政府的行为视为犯罪。

如何看待这种翻云覆雨的两面行为呢？他们又该从哪一方面否认作为他们僭越权力基础的理论呢？至于该如何否认这些理论，他们非常谨慎：因为可能会把已经暴乱的外省逼急。然而，他们却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因为这种伎俩，无知的民众看到他们拿出来的总是同一个小瓶，于是认为里面的液体也是一样的，而雅各宾派则可以顺利地让民众饮下贴着自由标签的专制之水。在6个月的时间里，雅各宾派创造出了各种标签、招牌、江湖骗子的满口谎言来对新的药品进行伪装。倒霉的是民众，即使他们后来发现这药是苦的。无论是否情愿，他们早晚都会吞下这种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工具早已准备就绪，然后雅各宾派就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把药送到他们的喉咙里^①。

首要的是要赶紧制定期待已久并且早已许下诺言的宪法^②：共计35条的《人权宣言》，24条的《宪法条例》，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法律

① 勒让德对雅各宾派说：“当我们制定好宪法后，我们就让联邦主义者跳舞。”

② 《法国国家档案》，FIC，54页（1793年7月6日，司法部长高耶尔对法兰西人民的通报），“我们很乐意通过赤裸裸的谎言和极度的夸张来歪曲5月31日到6月2日的事件，我们让大家转移对这些事件良好结果的注意力。我们只希望看到在以加快宪法出台为目的的行为中，人民代表对自由的侵犯和褻渎，而一种全民的自由应该建立在宪法之上。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宪法的制定者到底是谁，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即使它是山岳派在闪电的光芒中制定的，就像《摩西十诫》被西伯来人接受一样，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即使宪法就像罗马人最初的法律，从渴望肃静的上帝的寂静的避难所获得灵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部宪法是否值得拥有自由的人民？这就是不带有任何宗派色彩的人民所应该审视的问题。”

法规,包括选举的、立法的、行政的、管理的、司法的、金融的以及军事的^①。仅用了三个星期,所有这些法令就被迅速颁布。当然,新的制宪会议的议员们并不打算制定行之有效的法令,这是他们最不关心的。

报告人埃罗特·德·塞舍尔(Hérault de Séchelles)在6月7日难道没有写过吗:“马上就拥有一部米诺斯式的法律,这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②。”因为迫切需要,所以一周后就得颁布《宪法》吗? 这样一段话足以评价编纂者们以及他们的成果:这是一部炫耀吹嘘之作,至于编纂者们,有一些是心思缜密的政治家,他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想给民众一些堆砌的词汇,而不是具体的事物;另外一些是具有空想精神的蹩脚作家,或者说是一些思想呆板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把“事物”和“词汇”区分开来,自认为把句子写出来就是编纂法律。在这个差使里,根本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句子已经提前写好了。

“反人民的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多么费尽心思地把他们的计划联合起来啊!”报告官^③写道,“法国人只需要到他们的心里,他们能在那里读到共和国。”编纂于《社会契约论》之后,受希腊和拉丁语作家的影响,这个法律方案“用简洁的文体”对当时流行的名言、卢梭式的严密教义和规范、“理性的格言和这些格言所产生的最初的效果”进行了概括,总之,《宪法》要求初中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能够自己做出决定。这就像张贴在新开业的商店门口的广告一样,让顾客们可以想象他们最想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

你们不是想要权利和自由吗? 好,给你们,权利、自由都在这里! 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地说过政府是造物、是被统治者的仆人和工具:它被创立出来是为了“保证臣民的快乐和他们天赋的、不受时

① 比舍和胡克斯, XXVIII, 177 页(1793 年 6 月 10 日埃罗特·德·塞舍尔的报告), 出处同上, XXXI, 400 页(6 月 11 日讨论、6 月 24 日完成的宪法全文)。

② Sybel II, 331 页, 根据《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里面刊登的便条手稿的复制品的记载, 埃罗特·德·塞舍尔说他和他的 14 个同事“为周一的宪法提纲做准备”。

③ 比舍和胡克斯, XXVIII, 178 页(埃罗特·德·塞舍尔的报告)。

效约束的权利”。^①我们从来没有如此严格地限定它的权责，“或者通过新闻媒体，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表达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信仰的自由，都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小心地让国民提防僭越和滥用公共权力，“法律必须保护公共和个人自由来对抗统治者的压迫，议员和官员的违法行为必须得到制裁。任何僭越最高权力的个体都应该立即被自由的人类处死。任何针对个人的行为，一旦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都是专制蛮横的，我们有权利运用武力来对抗暴力行为。如果政府践踏了人民的权利，对于人民、对于人民的每个个体来说，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基本的义务”。

在公民权的基础上，慷慨的立法者又增加了政治权利，并且非常谨慎地保证，统治者是依赖于人民的：首先，人民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直接选举的方式任命他们，预选大会要选出众议员、市政官员、初审法庭的审判员和第二阶段的选民，后者会在第二阶段选出省里的官员、主审法官、刑事审判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84名候选人，然后立法议会从中选出“执行委员会(Comité exécutif)”。其次，无论什么样的权力，也只是在短暂的时期内有效：议员、第二阶段的选民、民事主审法官、各个级别的法官任期都是一年；每年要更换一半数量的省市县的官员，于是每年的5月1日，权力的源泉又开始涌动，预选大会的选民自发聚集在一起，民众会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或更换代表。最后，即便选出来的代表已经走马上任，如果民众愿意的话，也可以与他们合作。

我们赋予了民众与议员“磋商”的各种方式。议员们会在不甚重要的、投机的年度事务上颁布法令。但是一旦涉及巨大的长远利益，他们就只是提建议了，尤其是在是否宣战这一点上，决定权就在民众手里了。民众有暂缓否决权和最终否决权，他们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否决权。为此，民众自动地在预选大会中聚集起来，因为为了保

① 比舍和胡克斯，XXVIII，400页(《人权宣言》的条款，第1、7、9、11、27、31、35条)。

证预选大会能够成立,需要 1/5 有选举权的公民提出要求。一旦提出了要求,就要对立法会议的计划进行投票。如果 40 天后在大部分省里,超过 1/10 的预选会议投了反对票,就是暂缓否决权。然后共和国的所有预选大会被召集起来,如果它们中的大部分又投了反对票,那就是最终否决权。《宪法》的制定也依法遵循同样的程序。

在这方面,山岳派的计划与吉伦特派的相比更胜一筹。因为我们从未对统治者如此吝啬,也从未对被统治者如此大方过。雅各宾派公开表示尊重公民立法提案权,而这种尊重又带着顾虑^①。他们认为民众必须成为事实的、永久的、不会出现空缺期的统治者,他们必须能参与一切重大事件,不仅仅是权利的问题,也包括把他们的意愿强加到议员身上的能力。为了制度的确立,我们更有理由给予他们这种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公会在结束阅兵的时候于 6 月 24 日召集了预选大会,然后在预选大会同意的情况下提交了事先准备好的宪法条例。

III

宪法条例已经获得批准,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获取他们所期待的效果,他们之前已经策划好了一切,表面上看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意见一致,全票通过。事实上预选大会并不是座无虚席。城市里只有 1/3 的选民来投票,农村^②只有 1/4,或者不到 1/4: 因为受到了之前预选大会的打击,他们十分清楚这些预选大会的操作流程、雅各宾

① 比舍和胡克斯, XXVIII, 178 页(埃罗特·德·塞舍尔的报告),“我们大家本着同样的愿望,即达到最民主的结果。人民的绝对权利及人的尊严总是在我们眼前。一种内心神秘的情感告诉我们,我们的作品或许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最深孚众望的作品”。

② 《法国国家档案》, BII, 23 页(1793 年 8 月 20 日,负责收集宪法接受程度的委员会的统计),“很多预选委员会都寄来了他们的记录,有 6589 份(516 个选区没有寄记录表)。1795908 名选民通过唱名表决, 1784377 票通过, 11531 票反对, 297 个预选大会投票一致通过,但不是通过唱名表决的方式。在巴黎有 40990 人投票,在特鲁瓦有 2491 人,在利摩日是 2137 人”。对于弃权的细节和动机,请参考索泽, IV, 157 页到 161 页;阿尔伯特·巴布, II, 83 页和 84 页,《箴言报》XVII, 375 页德斯瓦尔的报告。

派是如何实现统治又是如何表演选举大戏的、雅各宾派是如何通过威胁和暴力把反对者变为配角或者鼓掌者的。根据以前的传统,有四五百万的选民更愿意弃权或者待在家里不出门。但是大部分预选大会还是组织起来了,据统计大概有7000个,这是因为每个选区都有一小撮雅各宾派。

和雅各宾派一起的还有天真的民众,他们仍然相信官方的声明:他们认为,必须接受一部确保个人权利的构建共和国的宪法,宪法是谁制定的无所谓,而且篡位者本来就要弃权。实际上,国民公会刚刚庄严地宣布:一旦宪法被接受,民众就要聚集起来选出新的国民议会,一个深受人民信任的代表。^①选民们觉得称心如意,于是兴高采烈地去选举公正的议员,排斥占统治地位的追名逐利之人。在这一点上,甚至是在发生起义的省份,大部分支持吉伦特派的民众犹豫再三之后还是不得不去投票,在里昂,在卡尔瓦多斯省,只是在7月30日那天。很多立宪派和中立派也是如此:有一部分是害怕内战,迫于和解的需要;另外一些则是担心受到迫害,不愿意被贴上保皇党的标签。最终还是做出让步,这样也许会让山岳派放弃动用暴力的念头。

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搞错了。从一开始,他们就观察到,雅各宾派是如何理解选举自由的。首先是所有登记的选民,尤其是反革命嫌疑分子,他们被责令投票,而且必须投“同意”,“否则的话”,一份雅各宾派的报纸报道:“他们会施展出舆论的力量——民众对他们的观点所持有的看法,对于如此合理的怀疑,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所以他们来了,“谦逊而又淡定”,但民众还是排斥他们,对他们不理不睬,把他们撵到大厅的一角或是赶到门口,甚至对他们高声谩骂。很明显因为受到了如此待遇他们噤口不言,也不会提出任何异议。比如在马孔,“几个贵族低声嘀咕,但不敢反对”。

^① 《箴言报》,XVII, 20页(1793年6月27日巴雷尔做的关于预选大会召开的报告),出处同上,102页(7月11日康邦的报告)。

事实上,这确实是非常不谨慎的。之前,在蒙布里松,6个拒绝投票的人被提起公诉,1个议员指出国民公会针对他们的措施过于严厉。在塞纳河畔的诺让,3个犯了同样错误的高级教士将被免职。几个月后,这种轻罪变成了死罪,有人因为对1793年的宪法投了反对票而被处决。于是几乎所有具有异端思想的人都嗅到了这种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几乎在所有的预选大会上,宪法都是全票或几乎全票通过。在鲁昂,只有26个反对者,在卡昂——吉伦特派的抗议中心,有14个;在兰斯只有2个。在特鲁瓦、贝桑松、利摩日和巴黎,一个都没有。其中有15个省份,反对者的数量从5个到1个不等。在瓦尔省,一个也没有。这会是一场感化人的音乐会吗?在法国位于北滨海省的偏远小镇圣-杜旺,竟有人敢要求恢复教士的权利,要求卡佩的儿子成为国王。所有其他市镇都严格按照规定投票,他们理解全民投票的真谛:不是达到一种真实可靠的选举,而是把雅各宾派的思想强加于民众的集会^①。事实上,由当地政治俱乐部发起的运动,其实就是由当地俱乐部操纵的。俱乐部利用全民投票的方式,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了,它不遗余力,高声喧哗,它任命领导机构,提出议案,撰写报告。派遣议员、政府特派员为地方政府的权力又增添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在马孔的预选大会上,“关于每一条款,他们都对民众发表了演说。这些演讲获得了无数的掌声和喝彩:共和国万岁!宪法万岁!法兰西民族万岁”。要警惕那些没有一起呼喊的温和派,我们强迫他们用一种“清晰而高亢的声音”投票。他们必须一起高声呼喊,必须签署雅各宾派激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国民公会感激之情的致辞,他们还必须让预选大会指定的杰出的革命党人听到他

① 《箴言报》,XVII, 375页,1793年8月11日国民公会会议上沙伯的演讲:“我要求你们发布法令,那些没有正当原因缺席预选大会的人、所有拒绝宣誓拥护宪法的人,都没有资格担任任何立宪委员会的职务。”出处同上,50页,7月4日巴黎公社会议上莱奥纳多·布尔东以格拉瓦里耶选区的名义,要求列一个同意宪法通过的人员名单,“以便我们了解是哪些人没有投票通过宪法”。索泽,IV, 159页,贝莱埃尔布的布瓦庸被逮捕,罪名是“尽管出席了沃克吕兹省的投票通过宪法章程的预选大会,但没有投票就离开了”。

们的声音，以便向巴黎汇报^①。

IV

大戏的第一幕刚刚结束，第二幕就开启了。雅各宾派在巴黎召见了一些预选大会的代表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像预选大会一样，这些代表必须成为雅各宾派政府的工具、实施专政的助手，必须让他们具有这种作用。

说实话，并非所有的代表都对这种安排听之任之。因为在7000名政府专员里，几名由顽抗分子集会任命的代表并不同意^②；更多的代表^③则负责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缺陷：很明显，被吉伦特派控制的省份的特派员要求释放他们被放逐的代表。最终，那些诚心诚意接受宪法的代表则希望尽快实施宪法，并且要求国民公会兑现诺言，将权力让位于新的议会。

其实应该提前镇压空喊独立的反对派。因此，国民公会的法令“允许安全委员会逮捕可疑的代表”，安全委员会尤其要监视那些“负责特殊任务的人，这些人希望控制议会，诱惑同僚接受他们的观点，并且让他们参与与其职责背道而驰的活动”^④。在他们来到巴黎被接见之前，他们的雅各宾主义就已经得到了执行委员会(Comité

① 《箴言报》，XVII，11页，关于宪法投票方式的命令，出处同上，302页，8月2日伽哈的演讲：“我派了一些特派员到预选大会去宣传宪法章程。”出处同上，XXIV，89页，共和第三年芽月8日的会议，佩尼埃尔的演讲：“当我们任命预选大会的时候，我们并不愿意任命精明博学的人，我们更青睐听命于我们的人。”杜兰·德·梅朗回忆录，150页，“预选大会的特派员都是从无套裤汉里选出来的，这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因为他们在国民公会里占多数”。

② 索泽，IV，158页。

③ 《箴言报》，XVI，363页，8月9日戈苏安的报告：“有一些预选大会，它们审议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如何实施宪法的问题。”出处同上，333页，8月6日拉克鲁瓦的演讲：“必须严惩国民公会里的造反派任命的反对大革命的代表。”

④ 《箴言报》，XVII，333页，8月6日巴兹尔的演讲和提案；出处同上，XIX，116页，1794年1月2日，午朗德的报告：“马亚德和他的同党的薪金达到了2.2万利弗尔。”出处同上，XVII，324页，8月5日的会议上戈苏安、蒂博和拉克鲁瓦的演讲；出处同上，XXIV，90页，共和第三年芽月8日的会议上波登的演讲：“我们不得不在特派员里进行选择，以便找出是哪些人要求实行严密的措施。”